

文書課長

明治四十一年五月四日

63 海安 出

明治四十一年五月四日 日 起草
同日 日 發遣

政務局長

第一課

主任

山生局長

安藤新太郎

社 辰馬商會

私行停羊切

外務省

初除考辰丸船停投密款ノ事
界早申調査済ノ事トモ
以度他ノ投密款ハ凡ク已ニ既
噴ト申命申以同右船停ノ旨
至急御届出方成以計段得貴
意以御

月 日 山生田次郎

社 辰馬商會 安藤新太郎 敬

MT 11247 00660

MT 11247 00659

大

改

辰西吉令
へ付券書
送付
三月十日

第 門

機密 受第1096號

明治四十一年五月五日

郵政事務

機密 丙午年

辰西吉令 付券書

支取四百七十員付機密丙午年五月五日
辰西吉令 付券書 報告 致 辰西吉令
庫及 振替 書 用 紙 分 別 申 込
此 等 諸 般 申 込 申 込 申 込 申 込
本 局 内 部 申 込 申 込 申 込 申 込
越 後 辰西吉令 付券書 申 込 申 込
辰西吉令 付券書 申 込 申 込
定 本 局 内 部 申 込 申 込 申 込
明治四十一年四月五日

在香港日本領事館

在 香港

辰西吉令 付券書



外務大臣 伯耆 林 謹 啟

MT

11247 00662

M

11247 00661

COPY OF TELEGRAM.

Cant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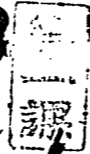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signature]

1.10/P.M.
4.45/P.M.

7/April, 1908.

Boycott. Matters are getting serious. Trying to buy newspapers.
We are acting with great caution. Please confirm. Will
telegraph as soon as we find what is the total amount of cost
before decision.

三井
手
電



[Handwritten mark]



11247 00663

REEL No. 1-0069

0014

貴翰相承
時之存者、御無
事、多解、奉、答、矣
陳、在、才、二、辰、九、日、作



11247 00664

REEL No. 1-0069

0015

換書之儀、由是懇命
接し辱る、幸甚謝矣
換書調書、今一、
早、結了、可仕、
奉、十六、
携、帶、
至、友、
大、
敬、

敬

11247 00665

五月十日 安藤鶴村右記

山座園出郎殿

IMT

明治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接受

警政廳

第一課

公第百七號

受第百六〇五

第二辰九虎門斜西地方抑留中

清國軍艦ヲ購入品價格通知ニ付

過般虎門斜西地方、抑留中、第二辰九脈

部用米、副食品、其買入不便、為清國

軍艦等、托之購入致店後、同船出帆、際

迄、其價格不明之趣、右問合七方當館、

類出修、付量、清國其船、及船會置修、廣

今般別紙、寫之通、廣東通貨四十七元八十四仙

七、在相倉店候趣、同般有之修、付有、趣同

般、主、御移牒、可也御取計有之度、別紙

買相係、此般、申進候、敬具

明治四十一年五月一日

在清國廣東日本領事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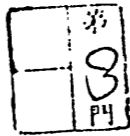
在廣東

領事 上野專



外務大臣 伯爵 林 董 殿

原百五



MT

11247 00667

MT

11247 00666

REEL No. 1-0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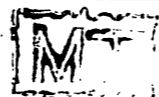
0017

○茲將備辦二辰丸船上食品物價目列

白米一百斤	五元六角五仙
雞蛋一百五十三粒	二元三角六仙
白糖五斤	四角七仙
竹菜	二十五文
白菜五十斤	一元
肉七斤	一元零四十九文
雞一尾	七角七十三文
草魚十一斤	一元四角
在清國廣東日本領事館	
荷蘭豆	一角
芥菜	二角五仙
魚五斤	八角八仙
藕三斤	一角
大小薯八斤	三角二仙
芽菘三斤	一角二仙
牛肉十九斤零五兩	三元四角六仙
艇俾	一角二仙
點心	一角五仙
公牛奶五罐	一元二角五仙



11247 006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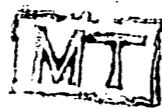


11247 00668

REEL No. 1-0069

0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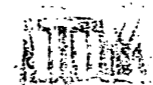
雞蛋二百隻	三元四角
牛油半磅	六角
薯仔五斤	二角五仙
杏仁餅仔五斤	二元
紅茶五斤	一元一角一仙
烟仔兩罐	一元
葱菜	五角
鹹魚四斤	一元一角一仙
水魚	四元七角五仙
鮫魚二條	一元九角五仙
在清國廣東日本領事館	
猪油五斤	一元五角
白蟻	一元九角
餅乾二罐	六角
黃牙白	二角五仙
葱	一角
烟仔一箱	二元三角五仙
牛肉二十五磅	四元四角
麪包	六角
以上統共四十七元八角四十七文	



11247 00671



11247 00670



REEL No. 1-0069

0019

取調

取調 會計 人事 通商

大臣 次官 政務

No.

一七九

第一五號

林 外務大臣

船津副領事

香港 四十二年五月二十日 午後二時

辰九荷物取調費其他ノ費用ニ関シ同船
代理店ノ敷度辰馬高會、電報ニテ照
會シタルモ返事ナキ由就テハ船主者然ノ員
担ニ屬スル任事、對シテハ至急送金スル
様同高會、嚴達アリマシ

或新聞紙上ニ彼ハ吹聴スルニ事ニ善
ト認ケルニツキ特、關係者ニ所注意相
成リ實際損喜願調査ノ上、上野領事
ヲシテ内々總督、提出シテ速、有効的、協
定セシメラル、様所計ハレクシ 女始
廣東、モ電報セリ

MT

11247 00675

MT

11247 00674

明治四十一年五月廿日接受

番公牙八五号

辰丸事件ニ関スル匿名信書寫及俗諺
一部送付ノ件

本月十日發電信第七号中申進置亥辰丸事
件ニ関スル俗諺一篇并ニ上官宛匿名信書寫
御参考迄及進達矣 敬具

明治四十一年五月十一日

在香港

副領事 船津辰一郎

外務大臣伯爵林董殿

第3門

通方

在 香港 館 事 本

四十二年八月廿九日

第二課

第一〇〇一九

水

MT

11247 00676

REEL No. 1-0069

0022

○
日人無耻、私運軍伙、接濟賊匪、害我粵人、
擄害粵地、以你強權、不顧公理、現行抵制、
實力為之、將你日人、餓死為止、自今以後、
中國得強、当你作豕、我係粵人、應奮吾志、
你地日人、不久就死、你要記得、不可忘之、

不平人寄

在香港日本領事館

MT 11247 00677

新
文明定國
串
合編
歌詞

MT

11247 00672

REEL No. 1-0069

0024

M 11247 00680

MT 11247 00679

國恥紀念歌

直可恨 辦理呢只一辰九 睇起番來實見眼冤

外部昏庸真失算 全無公理屈服強權 佢賣國悞民唔顧體

雖則了結和平究竟 關章條約一概唔知 主權喪失問你點樣

領海作為公海線 國勢從今更倒顛 軍火運來通濟內亂

常斯危局點得安然 幸喜我地國不淺 引為國恥大眾心堅

開會力爭來去發電 個位陳君惠普係自 佢為首領會銜真正

個的情形講起我就 政府因之唔贊羨 重要查拿究辦一律

日本堅持無也改變 要求五款更重新修 謝罪放船如佢願

國恥紀念歌 懲官購械重要賠錢 喪權辱國知難免 如斯結局你話幾咁

所以國恥會開留紀念 偷自怨 國民宜奮勉 國民宜奮勉

待我歌成 五款譜出琴絃 低頭認錯真刁架

第一款 實在羞家 升旗謝罪愧煞中華 堂堂大國變粒芝麻

放炮幾乎重要兩打 平声撤去龍旗唔話 請到後禍無窮真係

就犯旭日國旗重掛 我同胞眼白白明蝦 若果軍械精良更重

佢源源偷運點樣稽查 個的賊匪已經難打 案到鋒烟遍地難化

正一係東吳將禍嫁 佢從旁窺伺學耗牙 唉 須要 想吓

個陣列強 我國瓜分 國亡奴隸為牛馬

MT

11247 00681

我便狂歌 大叫唱出
鉄板銅琶

第二段 更輪虧

免炒幾平好似怕妻

想起十七個朝 直發
肺

咁就日旗高掛 放出
重圍

點佔政府諸人 唔顧
國體

外部猶如牛豆雞

呢陣民權 激起四萬
萬心齊

監人購買舊軍裝

同胞 休逸 暇

個只辰光 釋放越發
不堪題

張督力爭無所為

滿城憤恨幾叶悲凄

我想軍火運來 原屬
犯例

專門媚外得咁昏迷

國恥從今難以洗

第三段

個的鎗碼歷年 存放
在港

關章條約都唔計

國民發電拒唔黎

炮响廿一声來 做謝
禮

連船拘獲本要擠低

交涉歷來皆失勢

直受制 放長双 睜眼

好 貪 狠

但重新打整運 往東
洋

國恥紀念歌

轉儀到澳門通我 我
我

照約充公委實在行

現銀交易重話唔 除
賬

呢場交涉咁就輸 光
清

發電力爭心胆壯

第四款 實堪勝

佢卸駁當時實在 交
州

緝獲有權將作扣

被吾緝獲佢幾十箱

論理佢本來唔够講

就要 存粵東籌款兌
足三萬個龍洋

激動國民公憤皆同

蒙影響 民權真 澎
漲

要我懲官革吏 為也
來由

遠隔澳門還未入口

既然偷運就要 把國
旗收

連船帶貨拖埋岸

總係政府無能就要

佢媚外性成真怪象

引為國恥沒也難忘

試睇文明對待 四海
名揚

經緯海圖吳弁拜透

明明領海是我 砥柱
中流

商約關章無也噤漏

MT

11247 00682

新
文明定國
歌詞
合編

MT

11247 00683

轉俄到澳門通我
昭約充公委實在行
現銀交易重話唔
呢場交涉咁就輸
發電力爭心胆壯
第四款實堪踴
佢卸駁當時實在
緝獲有權將佢扣
被吾緝獲佢幾十箱
論理佢本來唔够講
就要足三萬個龍洋
激動國民公憤皆樣
蒙影響民權真漲
要我懲官革吏為由
遠隔澳門還未入口
既然偷運就要把國
連船帶貨拖埋岸
總係政府無能就要
佢媚外性成真怪象
引為國恥沒也難忘
試睇文明對待名揚
經緯海圖吳弁辯透
明明領海是我砥柱
商約關章無也啤漏

MT

11247 00682

MT

11247 00684

條文即安國
合
贈

豈容藉口任意要求

點想政府諸人真正

般般從贖不知羞

是非曲直唔根究

將功為罪革去銜頭

俾佢強權迫脅真難

唉 知愧否

痛心和疾首

快把同胞喚醒我都

喊破曬喉

唱到第五款

氣憤填胸

更加賠款總要累到

抽剝咁多來去進貢

地皮剝盡就要穿窿

政府如今仍係發夢

主權喪盡重孝敬

請起外交失敗真堪

十場交涉就有九場

路礦呢利權都俾人

但得外人見好就樣

我想賠款歷來還未

況且二辰九呢件越

三十萬多金錢雙手

試問款從何出得咁

不外窮抽極剝把我

百般羅掘實在好陰

禮豐隆

三

ER000 FASII TM

MT

11247 00686

MT

11247 00685

國心紀念歌

家家爭繡使君容

嶺南制府有張公

遍地羶腥逼楚氣

繞了西江又二辰

另附女士劉守初詩六章

挽回欲國定昇平

你地列位同胞須聽

何愁衆志不成城

股份任從多少認

理直如何肯曲從

列強均勢兆瓜分

無窮家國興亡感

爲問買絲絲底事

須要聽

事關公益誰唔應

毋拘千百與零星

虧我拚流熱血

權利爭回實在不輕

但求商務臻隆盛

振興實業一定占勝

五元二股辦法文明

呢陣事幹已完

縱然查辦拚作犧牲

國恥開會齊引領

又來請吓自治

個陣同胞四萬萬

三千毛瑟我方任通

虧我唱出

你地同胞個個

再加推廣更把章程

只得挽回權利

可恨政府昏庸終不

個位陳君惠普

愛國救群真係可敬

喇發奮爲雄

切戒野蠻休暴動

長歌浩歎喚醒愚蒙

都要一律歡迎

改良土貨精益求精

郵船會社久已

任得日人要索

但發電力爭唔顧命

共謀幸福理所當應

歌完五款件件分清

須合衆 大家齊奮

我想國恥與民

巨野系

三

MT

11247 00687

種族傷心涕自揮
日艦從容奏凱歸
傷心東望悵扶桑
一声一淚斷柔腸
如此式微實可哀
國恥紛紛大會開
安得朱雲請上方
萬象同心國自強

河山錦繡事全非
國恥朦朧不可忘
波蘭印度眼前來
籲天無路倍悽惶

燕京急電傳軍府
忿聽炮声轟粵海
可憐中夏神明胄
堅持貿易自由義

國恥紀歌終

REEL No. 1-0069

0030

第3号

明治三十一年 五月廿一日 起草
同日發遣

政務局長 止

第一課

主任

漢

印

神戸 米田 為合 中

あきあき たい

山崎 向 長

牛車水 催 件

外務省

為合 向 長

あきあき たい

山崎 向 長

あきあき たい

山崎 向 長

あきあき たい

MT 11247 00689

MT 11247 00688

9
4

明治
年
月
日
起
日
發
遣

止

第一

東京

主任

電送第 1555 號
明治 27 年 5 月 27 日 13 時 0 分 發

明治 年 月 日 時 分 發
電送第 號

神戸

辰馬高倉

事務

辰馬紅依植意願 至急届出

タテ又適者、代表者、上原セン

外務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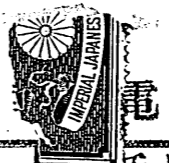
ラレシ

MT 11247 00691

MT 11247 00690

REEL No. 1-0069

0032



3

紙 達 送

局 著	局	發	氏所居人信受
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第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氏所居人信受
分 字	分 字	日 號	報 報
午後 二時	午後 二時	月 日	
<p>定指</p> <p>イ ア カ ク ケ コ コ ケ コ ケ コ ス シ シ シ シ シ シ シ シ シ ル リ リ リ リ リ リ リ リ リ ウ エ オ オ オ オ オ オ オ オ ク ケ ケ ケ ケ ケ ケ ケ ケ ケ コ サ シ シ シ シ シ シ シ シ シ カ カ カ カ カ カ カ カ カ リ リ リ リ リ リ リ リ リ リ ワ ケ ケ ケ ケ ケ ケ ケ ケ ケ シ シ シ シ シ シ シ シ シ</p>			
第 一	第 二	第 三	氏所居人信受
意 旨	他人宛に電報の配達を受ける者 は自由を付録し直ちにその旨を配達し る電信局所に返送すべし決して其受 取本人へ直送すべし手渡すこと ヲ		
第 一	印附目局著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orm.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orm.

事記



MT 11247 00692

REEL No. 1-0069

0033

電文

山澤局長宛

辰馬為云

電拝承、損害可憐、為延
引申訳十二、出願井右郎
今夕出立、出願御伺スル、宜
シク願フ

五月廿八日午後二時三十分着

外務省

MT

11247 00693

明治四十一年五月廿九日受

主管 政務局

第一課

機密公第一二號

本年四月農刊米國法雜誌第二卷

第二號中第二頁原存庫捕事件一則之

以テ葡萄牙使海以テ護生セシト及定シ學

者著書ヲ撰キ國務長官ノ主張ヲ述ヘ平

時ニ理ハシ公海ニ於テ外國船舶ノ臨檢理論

上並ニ先例ト共根據等々古ノ論難シ帝

政府主張ヲ以テ勿論正當ナル論文掲載有之矣

要右論文同雜誌編輯委員國務省法律事

務官 James Brown Scott 執筆ニ信ニ有之

分國務長官ノ意ヲ承ケルモト彼思ハ付古考

考述ニ在リ一部ニ在リ進更間御吉岡相慶

右如ク法理上本件ニ用ル帝國政府ノ專置ノ正當

ナル事ニ付テハ寸毫疑ハ執ル者無之矣凡進

地方ヨリ新聞紙上ニ通知趣モ有之機敏ナル官

吏ヲ以テ政府ヲ構成シ組織ヲ完全ニ帝國ニテ果

原存庫捕ノ事教武層彈藥ノ終局ノ目的地何處

在リカヲ派察スル下能シサリカトテ德義上ノ論矣

米國人胸底ニ幾分疑念ヲ抱藏スル被感矣此

點ニ最モ深ク閣下ノ高察ヲ煩スル一要矣有

比段由進更致具

明治四十一年五月七日

在米

特命全權大使男爵高平小五郎

外務大臣伯爵林董殿

MT 11247 00695

MT 11247 00694

REEL No. 1-0069

0035

takes its name, is admirably adapted by nature for the location of a strong naval and military base dominating the approach to Finland and to Stockholm.

The islands were definitely acquired by Russia by the treaty of Frederikshamm, signed September 11, 1809. The Swedish plenipotentiaries were reluctant to give up the Aland Islands at all, but wished in any event an agreement on the part of Russia not to fortify them. Russia, however, refused.

The fortifications which Russia erected were razed by the French and English during the Crimean war. At the Congress of Paris, which met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war, the allies asked Russia to agree not to undertake any military or naval construction upon the islands. The Russian plenipotentiary, Count Orloff, assented, but wished to sign a separate agreement between France,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the only Powers who had taken part in the operations in the Baltic; but at the suggestion of the Austrian plenipotentiaries the separate act was annexed to the general treaty.

The question now arises, Has Sweden or any power not signatory to the special agreement a right to protest against the use of the islands as a military base? It must have been evident that Russia's object in signing a special agreement was to limit her obligation to the five Powers which signed with her, and that she would, as soon as possible, throw over this restriction, rejected in 1809, could not be doubted.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it may be said that even if some of the signatories to the agreement should object, the fact that this agreement is annexed to a treaty of such general purport as to regulate relations of the European powers adds to it something of the force of that treaty. That Russia was justified in throwing off the restrictions upon her sovereignty in the Black Sea is generally accorded. A humiliating and galling condition imposed after defeat will only be endured until the power is strong enough to disregard it. But the Aland matter is not identical, first,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humiliating about its observance, and, secondly, because the observance of the agreement is of such importance to the security of Sweden.

Treaties which the great European powers make between themselves have certain advantages for those powers; for it leaves them free to declare either that they acted as the agents of all Europe, and hence bound by their action the nonparticipating powers, or to maintain that the treaty concerns the signatories alone — all other states being third parties.

foreign powers intervened in the causes. In later times it is safe to infer that judicial as well as political tribunals will insist on one line of marine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for the exercise of force on foreign vessels, in time of peace, for all purposes alike.

The practice of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s set forth by two Secretaries of State, who brought t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uties of their office trained legal minds. In a note dated January 22, 1875, written by Mr. Fish, Secretary of State, that learned authority says:

We have always understood and asserted that, pursuant to public law, no nation can rightfully claim jurisdiction at sea beyond a marine league from its coast.

It is believed, however, that in carrying into effect the authority conferred by the act of Congress referred to, no vessel is boarded, if boarded at all, except such a one as, upon being hailed, may have answered that she was bound to a 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all events, although the act of Congress was passed in the infancy of this Government, there is no known instance of any complaint on the part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of the trespass by a commander of a revenue cutter upon the rights of its flag under the law of nations.¹

And his learned successor, Mr. Evarts, stated squarely, on April 19, 1879, that:

An attack by Mexican officials on merchant vessel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istant more than 3 miles from the Mexican coast, on the ground of breach of revenue laws, is an international offense, which is not cured by a decree in favor of the assailants, collusively or corruptly maintained in a Mexican court.

And in a later note, dated March 3, 1881, Mr. Evarts held that —

The wid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everal statements does not suffice to bring the position of three of the vessels at the time within the customary nautical league. This Government must adhere to the 3-mile rule as the jurisdictional limit, and the cases of visitation *without that line* seem not to be excused or excusable under that rule.²

It is unnecessary to appeal further to authority.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home government may affect its vessels upon the high seas or in places without the jurisdiction of any other country, but it is abundantly clear that the claim to visit foreign merchant vessels beyond the 3-mile limit is without foundation in theory as it is without reputable practice. It is true that the great authority of Chief Justice Marshall may be quoted in support of the practice, but it is well established that the views

¹ Moore's International Law Digest, Vol. I, p. 731.

² Moore's International Law Digest, Vol. I, p. 732.

MT

11247 00697

expressed by the learned Chief Justice have not been supported by subsequent decision of that august tribunal over which he presided. As Professor John Bassett Moore has happily said:

It is not, however, by any means essential to Marshall's pre-eminence as a judge to show that his numerous opinions are altogether free from error or inconsistency. In one interesting series of cases, relating to the power of a nation to enforce prohibitions of commerce by the seizure of foreign vessels outside territorial waters, the views which he originally expressed, in favor of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right (*Church v. Hubbard*, 2 Cranch, 187), appear to have undergone a marked if not radical change in favor of the wise and salutary exemption of ships from visitation and search on the high seas in time of peace (*Rose v. Himely*, 4 Cranch, 241) — a principle which he affirme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The Antelope*, 10 Wheaton, 66.)³

In view, therefore,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the unjustifiableness of the seizure of a Japanese vessel, although in Chinese waters, beyond the 3-mile limit, it is gratifying to note that China has receded from its untenable posit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cepts the five conditions presented by Japan for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he incident:

1. An apology, with the saluting of the Japanese flag in the presence of the consul;
2.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the vessel;
3. Payment of the actual cost of the arms under detention;
4. China to engage to investigate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seizure and take suitable measures against the responsible persons;
5. An indemnity for the actual losses.

The *London Times* of March 14, 1908, from which the preceding conditions are quoted, further states that —

Upon the acceptance by China of the above conditions, Japan undertakes to cooperate in the task of preventing the smuggling of arms into China.

The incident, therefore, seems to be closed in accordance with enlightened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FORTIFICATION OF THE ALAND ISLANDS

~~Since the days when Peter the Great, after having vanquished his rival, Charles XII, seized these islands Russia and Sweden have been desirous of securing possession of them. These islands command the entrance to the Gulf of Bosnia, and the largest, from which the group~~

³ Moore's International Law Digest, Vol. VII, p. 312.

MT

11247 00696

seizure of a foreign vessel when beyond the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The statute may well be construed to mean only that a foreign vessel, coming to an American port, and there seized for a violation of revenue regulations committed out of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may be confiscated; but that, to complete the forfeiture,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 vessel shall be bound to, and shall come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prohibited act. The act done beyond the jurisdiction is assumed to be part of an attempt to violate the revenue law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Under the previous sections of that act it is made the duty of revenue officers to board all vessels, for the purpose of examining their papers, within four leagues of the coast. If foreign vessels have been boarded and seized on the high sea, and have been adjudged guilty, and their governments have not objected, it is probably either because they were not appealed to or have acquiesced in the particular instance, from motives of comity.

The cases cited in the author's note do not necessarily and strictly sustain the position taken in the text. In *The Louis* (Dodson, II, 245) the arrest was held unjustified because made in time of peace for a violation of municipal law beyond territorial waters. The words of Sir William Scott, on pages 245 and 246, with reference to the hovering acts, are only illustrative of the admitted rule that neighboring waters are territorial; and he does not say, even as an *obiter dictum*, that the territory for revenue purposes extends beyond that claimed for other purposes. On the contrary, he says that an inquiry for fiscal or defensive purposes, near the coast but beyond the marine league, as under the hovering laws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hing in common with the right of visitation and search upon the unappropriated parts of the ocean;" and adds, "A recent Swedish claim of examination on the high seas, though confined to foreign ships bound to Swedish ports, and accompanied, in a manner not very consistent or intelligible, with a disclaimer of all right of visitation, was resist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was finally withdrawn."

Church v. Hubbard (Cranch, II, 187) was an action on a policy of insurance, in which there was an exception of risks of illicit trade with the Portuguese. The voyage was for such an illicit trade, and the vessel, in pursuance of that purpose, came to anchor within about four leagues of the Portuguese coast; and the master went on shore on business, where he was arrested, and the vessel was afterwards seized at her anchorage and condemned. The owner sought to recover for the condemnation. The court held that it was not necessary for the defendants to prove an illicit trade begun, but only that the risks excluded were incurred by the prosecution of such a voyage. It is true that Chief Justice Marshall admitted the right of a nation to secure itself against intended violations of its laws by seizures made within reasonable limits, as to which, he said, nations must exercise comity and concession, and the exact extent of which was not settled; and, in the case before the court, the four leagues were not treated as rendering the seizure illegal. This remark must now be treated as an unwarranted admission. The result of the decision is that the court did not undertake to pronounce judicially, in a suit on a private contract, that a seizure of an American vessel, made at four leagues, by a foreign power was

void and a mere trespass. In the subsequent case of *Rosé v. Himely* (Cranch, IV, 241), where a vessel was seized ten leagues from the French coast and taken to a Spanish port, and condemned in a French tribunal under municipal and not belligerent law, the court held that any seizures for municipal purposes beyond the territory of the sovereign are invalid; assuming, perhaps, that ten leagues must be beyond the territorial limits, for all purposes. In *Hudson v. Guestier* (Cranch, IV, 293), where it was agreed that the seizure was municipal, and was made within a league of the French coast, the majority of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jurisdiction to make a decree of forfeiture was not lost by the fact that the vessel was never taken into a French port, if possession of her was retained, though in a foreign port. The judgment being set aside and a new trial ordered, the case came up again, and is reported in Cranch, VI, 281. At the new trial the place of seizure was disputed; and the judge instructed the jury that a municipal seizure, made within six leagues of the French coast, was valid and gave a good title to the defendant. The jury found a general verdict for the defendant, and exceptions were taken to the instructions. The Supreme Court sustained the verdict—not, however, upon the ground that a municipal seizure made at six leagues from the coast was valid, bu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French decree of condemnation must be considered as settling the facts involved; and, if a seizure within a less distance from shore was necessary to jurisdiction, the decree may have determined the fact accordingly; and the verdict in the Circuit Court did not disclose the opinion of the jury on that point. The judges differed in stating the principle of this case and of *Rosé v. Himely*; and the report leaves the difference somewhat obscure.

This subject was discussed incidentally in the case of the *Cagliari*, which was a seizure on the high seas, not for violation of revenue laws, but on a claim, somewhat mixed, of piracy and war. In the opinion given by Dr. Twiss to the Sardinian Government in that case, the learned writer refers to what has sometimes been treated as an exceptional right of search and seizure, for revenue purposes, beyond the marine league, and says that no such exception can be sustained as a right. He adds: "In ordinary cases, indeed, where a merchant ship has been seized on the high seas, the sovereign (whose flag has been violated) waives his privilege; considering the offending ship to have acted with *mala fides* towards the other state with which he is in amity, and to have consequently forfeited any just claim to his protection." He considers the revenue regulations of many states, authorizing visit and seizure beyond their waters, to be enforceable at the peril of such states, and to rest on the express or tacit permission of the states whose vessels may be seized.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principle is settled that municipal seizures can not be made, for any purpose, beyond territorial waters. It is also settled that the limit of these waters is, in the absence of treaty, the marine league or the cannon shot. It can not now be successfully maintained either that municipal visits and search may be made beyond the territorial waters for special purposes or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bounds of that territory for different objects. But, as the line of territorial waters, if not fixed, is dependent on the unsettled range of artillery fire, and, if fixed, must be by an arbitrary measure, the courts, in the earlier cases, were not strict as to standards of distance, where no

MT

11247 00699

MT

11247 00698

it may be eliminated from consideration. The question, then, presents itself whether or not a Japanese vessel upon the high seas beyond the 3-mile limit is liable to seizure, detention, and confiscation of the cargo on the ground that if the voyage be completed, the smuggling laws or the revenue laws of China will be violated. Reduced to simplest form the question, therefore, is whether a seizure is permissible beyond the 3-mile limit in order to prevent a violation of the revenue laws of the country effecting the seizure. For the purposes of discussion the alleged drawing down of the Japanese flag may be omitted, because the question is not what particular act may be done, but whether any act may be committed against the foreign merchant vessel found hovering more than 3 miles off the coast with the intention of violating the revenue laws of China.

The right of visit and search upon the high seas is universally permitted in time of war, but it is a belligerent right and does not exist in time of peace, and if exercised it is wholly at the risk of the country committing the act. China, whatever the interna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may be, is outwardly at peace, and war, in the sense of international law, does not exist. Therefore the right of visit and search as a purely war right does not arise and we return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foreign merchant vessel may be seized beyond the 3-mile limit for a violation of revenue laws. In practice and in theory the right has been claimed and exercised, and there are, indeed, statutes which permit the visitation and search of merchant vessels beyond the 3-mile limit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violation of the revenue laws. These act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Revenue laws extending the right of visit and search beyond the 3-mile limit to vessels of the home or foreign country before entering port. Such acts are permissible. The rights of foreign vessels are not involved, although foreign cargo may incidentally be. A country may extend its jurisdiction to a vessel of its own nationality upon the high seas, because, the high seas being the highway of the world and not subject to any jurisdiction, the laws of the home port may be extended to its merchant vessels so placed, on the theory that the municipal law may extend to nationals not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any foreign country and therefore not subject to its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 Wheaton's International Law the following passage is found:

The British "hovering act," passed in 1736 (9 Geo. II, chap. 35), assumes, for certain revenue purposes, a jurisdiction of four leagues from the coasts, by prohibiting foreign goods to be transhipped within that distance without payment

MT

11247 00701

of duties. A similar provision is contained in the revenu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both these provisions have been declared by judicial authority in each country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law and usage of nations.

The statute referred to by Mr. Wheaton was passed on March 2, 1797, sec. 27, and reads, 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vised Statutes, as follows:

SEC. 2760. The officers of the revenue cutters shall respectively be deemed officers of the customs, and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direction of such collectors of the revenue, or other officers thereof, as from time to time shall be designated for that purpose. They shall go on board all vessels which arriv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r within four leagues of the coast thereof, if bound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arch and examine the same, and every part thereof, and shall demand, receive, and certify the manifests required to be on board certain vessels, shall affix and put proper fastenings on the hatches and other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hold of any vessel, and shall remain on board such vessels until they arrive at the port or place of their destination.

The "hovering act" of Great Britain, referred to by Wheaton, has been, according to Mr. Boyd (Boyd's Wheaton, 241), long since repealed. This brings us to a consideration, therefore, of the American statute and its interpretation. The ablest commentator on Wheaton, and indeed one of the clearest and subtlest authorities on international law — Mr. Richard Henry Dana — takes issue with the text of Wheaton quoted, and lays down in no uncertain terms what he considers to be the true 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regard to municipal seizures beyond the 3-mile limit. As Mr. Dana's note is so important and has so largely influenced American practice, it is quoted in full:

The statement in the text requires further consideration. It has been seen that the consent of nations extends the territory of a state to a marine league or cannon shot from the coast. Acts done within this distance are within the sovereign territory. The war right of visit and search extends over the whole sea. But it will not be found that any consent of nations can be shown in favor of extending what may be strictly called territoriality, for any purpose whatever, beyond the marine league or cannon shot. Doubtless states have made laws, for revenue purposes, touching acts done beyond territorial waters; but it will not be found that, in later times, the right to make seizures beyond such waters has been insisted upon against the remonstrance of foreign states, or that a clear and unequivocal judicial precedent now stands sustaining such seizures, when the question of jurisdiction has been presented. The revenu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instance, provide that if a vessel, bound to a p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except from necessity, unload cargo within four leagues of the coast, and before coming to the proper port for entry and unloading, and receiving permission to do so, the cargo is forfeit, and the master incurs a penalty (act 2d March, 1797, sec. 27); but the statute does not authorize a

MT

11247 00700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pril, 1908.)

EDITORIAL COMMENT

391

upon the issue thus determined is ready for submission to the Court of Arbitration. Until the approval of the Senate is obtained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bound, and in like manner France is not bound until the procedure has been complied with required by the constitutional laws of France. When this procedure has been complied with the *compromis* is established by France. Both parties are thus bound, and until both are neither is. This expedient is as simple as it is wise, because it frees each President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termining whether the vital interests, the independence, or the honor of the Contracting States is involved, and by associating the constitutional organs of each State divides a responsibility which at all times would be grave and which at times might be oppressive.

The third article provides that the convention shall remain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so that if the carefully drawn provisions prove unsatisfactory in practice they may be revised in the light of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LAW INVOLVED IN THE SEIZURE OF THE
TATSU MARU

The recent seizure (on February 5, 1908) of the *Tatsu Maru*, a Japanese merchant vessel, by Chinese authoriti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smuggling of arms, has given rise to grave diplomatic discussion which at one time seemed likely to threaten the peaceful relations of China and Japan. It was alleged that the seizure of the vessel in question, laden with a cargo of arms destined to Macao, a port under Portuguese jurisdiction, which vessel sailed under a Japanese permit, was a justifiable act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hether the vessel was upon the high seas or within the waters technically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Portugal, because the delivery of the arms at Macao was colorable, their real destination being to the Chinese interior for illicit purposes. It has been stated and denied that the vessel when seized was within Portuguese jurisdiction, and therefore,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brief note, it may be assumed that the seizure was not within Portuguese waters. If the vessel when seized was within Portuguese waters, the question, already sufficiently complicated, would be more involved, because in seizing the vessel and the cargo consigned to Macao the Portuguese jurisdiction would have been violated in law, however justifiable in morality it may otherwise have been. As, however, Portugal does not seem to advance the contention that the seizure actually took place within its jurisdiction,

機密
第二一號
附屬

MT

11247 00702

REEL No. 1-0069

0040